

师永刚、侯小强、苏小懒 | 联袂  
海清、全勇先、王宁 | 推荐

王小枪 著

# 心机 重重

比《史密斯夫妇》更曲折 比《潜伏》更极致  
令人唏嘘的生死谍恋  
潜藏希望的悲欢故事  
心底尚未泯灭的恐惧正是人性最为珍贵的力量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 心机重重

王小枪◎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陕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机重重 / 王小枪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24-10931-3

I. ①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3392 号

---

心机重重

王小枪 著

出品人: 惠西平

总策划: 宋亚萍

策划编辑: 李婷晓 李向晨

责任编辑: 王丹 李向晨

装帧设计: 杨嵩麒 柴世源

---

出版发行: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刷: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17.25

字数: 220 千字

版印次: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4-10931-3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## 目录

### 一 漫长的潜伏

1

她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潜伏就是七年。她褪去了激情懵懂的青涩，披上了温柔贤淑的外衣，从一个姑娘，变成了别人的妻子。而她潜伏监视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和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，罗西北。

### 二 真假难辨

23

“别生气？孩子遇到这样的事儿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不就是印点传单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非得等到他让人绑走了你才高兴？”没打上小天的武霞哭喊着把一腔怒火全都撒到了罗西北身上，但这句话却把罗西北说得目瞪口呆——中午的事儿武霞怎么知道的？

### 三 妻子出轨

47

罗西北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。尽管妻子出轨的事儿已经坐实，但面对武霞流着眼泪的道歉，他还是选择了原谅。这个决定，既是为了小天，也是为了自己。小天不能没有妈妈，而他自己也需要用平静的生活来掩藏身份。

### 四 敌人的试探

71

劫钱的强盗？保密局的特务开着枪满大街抓人，偏在这个时候出来抢劫？浑水摸鱼？可也太巧了吧？罗西北的大脑飞速地旋转，手也没停下来，他把刚才挎在肩上的包摘下来，扔到了地上。枪口暂时离开了罗西北的后脑勺，一个蒙面人从身后绕到了他眼前。

### 五 第一个 消失的人

91

“罗先生，您别这样，别这样，”一双手扶住了失控的罗西北。他转过头去，发现是满脸泪痕的潘晓佳，“罗先生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您当初把他交到我手里，可我没照顾好他，对不起。”

## 六 迷雾重重

109

“下一步得让潘晓佳和罗西北明确地相认了。之前因为小天的事儿，他们俩已经初步对接，往后武霞和吴世奎你们要进一步创造二人见面的机会，让他们彼此深入了解，尽快发现对方的真实身份。”

## 七 熟悉的 陌生人

127

罗西北看着泪流满面的武霞，有些不明就里。他想问问武霞是什么意思，却被武霞摇着头拒绝了。她关了水龙头，抱着小天走回了卧室。罗西北站在厨房里，看着武霞的背影消失在卧室门口，突然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## 八 布局人现身

147

除了上次在义成饭庄的过道里擦肩而过，黄耀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跟罗西北接触。开全体会议的时候，罗西北并没有像梁万春和马松那样，坐在会议室前排靠近他的位置，而是坐在了一个中间靠边的地方，被周围的人一挡，稍不注意都看不见他。

## 九 首次反击

165

内部人？错不了？北平？还想办法支走了韩玉梅？真的是他？邱立冬？不，他同情武霞，但那只是因为大家同病相怜，对武霞的处境感同身受。况且武霞也并没有背叛，她只是牵挂孩子才走错了路。邱立冬无牵无挂，他没理由背叛。

## 十 双方博弈

185

监听这段对话的时候，黄耀几乎屏住了呼吸。耳朵外部破了，这是说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还在进行外部监听吗？邱立冬似乎很想跟罗西北带来的客人见面，他们是接头，还是仅仅进行情报交易？

## 十一 收网关头

207

一想到这些年自己的隐忍、努力和付出，而胜利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他心里也难免有些激动。他希望罗西北就像这把钥匙一样，能打开一座更大的宝库，而不是眼前仅有的这几份干巴巴的情报。

## 十二 同志被捕

231

可是这一句话，却一下子把罗西北问住了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况且现在到底是谁抓走了郑贵平，现在人在何处，这些信息他一概不知，营救二字真的让他毫无头绪。

## 十三 生死一线

247

“潘老弟，你这样做就不厚道了，我又提供消息又出主意，让你抢先一步把梁万春送去见阎王爷了，怎么你独吞罗西北这条大鱼不说，还要把杀死郑贵平的帽子扣到我头上？”马松还是一贯傲慢的口气。

## 尾声 卸装时刻

263

马松和罗西北一样，和他们身边的每个人一样，都戴着沉重的面具，说着或多或少的谎言。他们的每一天都在演戏，唱念做打，刀尖行走，过得都是提心吊胆的舞台生活。他们都是保定府最优秀的演员。

## 一 漫长的潜伏

她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潜伏就是七年。她褪去了激情懵懂的青涩，披上了温柔贤淑的外衣，从一个姑娘，变成了别人的妻子。而她潜伏监视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和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，罗西北。

1946年，保定。

对罗西北来说，今天和往常不一样。他六岁的儿子要上小学了。

儿子的大部分特点随母亲，可爱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干什么事都不着急。有不认识的外人看见这对慢腾腾的母子，不用多问，一看就知道是亲娘儿俩。

等罗西北穿上外套，提着公文包撩开门帘出去，妻子武霞还在给孩子穿戴衣服，嘴里还在嘱咐：“把里面这层袖口塞到手套里，再把外面棉衣的袖子罩在手套外面，这样冻不着手腕。手腕冻坏了，以后没法拿笔写字。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，以后你就是学生了，到了学校，要听老师的话，好好读书，千万别和同学打架。放学后赶紧回家，别跟同学四处跑着玩……”

眼看着武霞的絮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不等罗西北催促，儿子罗小天先烦了：“妈，这些话昨天你就说过好几回了。”说着他把头转向爸爸罗西北，用眼神求他赶紧把自己带出家门。



武霞还想不依不饶，被罗西北截住了：“学校离咱家就三条街，不至于这么紧张。我们快迟到了。”

丈夫开口了，武霞就没再继续。她转过头先走到了大门口，从衣帽架上取下罗西北的围巾，转身将围巾围在了丈夫的脖子上，眼睛看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也小心点。”

罗西北点点头，领着罗小天出了家门，正巧碰上邻居邱立冬。

“邱叔早！”罗小天跟邱立冬打招呼的语气格外亲热，不仅因为邱立冬是罗西北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因为这位邱叔是除了父母之外，对他最好的人。甚至有时候跟父母都不便说出口的小心思，小天都愿意告诉这位邱叔。

这位邱叔也确实仗义，从来没有把他们爷儿俩之间的小秘密告诉过罗西北夫妇。

“怎么着，小天背着书包，这是成了学生啦。”

“今天头一天。”罗西北笑笑。

“行，不简单。小天，到了学校好好念书，考了第一名邱叔给你做好吃的！”

“说话算数！”

受到鼓舞的小天蹦蹦跳跳地走出院门，罗西北跟邱立冬告别跟了出来。迎面一个卖报纸的小贩迎了上来：“先生，今天的报纸。”罗西北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零钱递了过去，接过报纸顺手递给了罗小天：“拿着，爸爸给你买早点去。”

话音还没落，一边火烧摊儿上的老板招呼上了：“还是老规矩，俩火烧？”

“今天得来三个，还有这小子的。”

“好嘞，仨火烧！”老板朝摊儿上忙活的伙计大声吆喝着，不一会儿热腾腾的火烧就递到了罗西北手里。

罗西北一边接过，一边挥手招呼儿子过来，不等小天走到跟前，一辆黄包车先过来了：“早，罗先生！”罗西北笑着应一声，然后抱起小天上了车：“今天路线要改一下了，先去烈士田学校。”

车夫应声掉头，朝着烈士田学校的方向跑去。小天坐在车上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个小火烧，伸着脖子朝前张望。看着儿子急切中带点茫然的样子，罗西北微微有点出神。

七年了。时间在他两点一线的生活中，小心谨慎又不知不觉地溜走了，儿子像变魔术一样地长大了，可在他心中那个藏着的秘密使命，仍然每天清晨都揪着他的心。

罗西北用眼神环视着街道，看起来漫不经心，其实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时间尚早，街上的行人并不算太多，许多等活儿的黄包车都靠在街边。看了一圈，罗西北把目光落在给自己拉车的这位车夫身上。已经好几年了，这个车夫总是一早等在家门口，送罗西北上班。可能他摸准了罗西北的上班时间，看出这是个可靠的主顾。车夫话不多，罗西北也没有跟他多聊过，只是偶然听人叫他老胡。

“到学校啦！”小天的话把罗西北拉回了眼前。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站在学校门口，迎接今天入学的新生。

罗西北领着小天走过去，小天懂礼貌地给老师鞠了个躬道：“老师好！”罗西北递上了之前填好的入学申请表，女老师看了一眼，热情地说道：“你好，罗小天同学，欢迎你来到烈士田学校，我姓潘，以后就是你的班主任了。一会儿你进了教室，坐在中间一列第二排的座位。现在先去教务处领新书本吧。”

罗小天朝罗西北挥手告别，一溜烟跑进了学校。罗西北也抓紧时间跟老师寒暄了两句：“潘老师，孩子请您多费心。”潘老师说话倒也爽快：“今天是星期天，所以只是开学报到，同学们领了书本后，简单学习一下学校的制度，互相认识、熟悉环境。我看小天挺活泼聪明的，您放心吧。”

烈士田学校距离罗西北上班的协生印书局不远，罗西北打发了黄包车，自己朝书局走去。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但罗西北还是敏感地觉察出一个脚步似乎跟得有点过于近了，近得几乎贴在他身后。他心里紧了一下。

他刚想到这儿，一只陌生的手几乎已经伸进公文包里。罗西北一回头，那只手顿时僵在了原处。

这个小偷不承想自己还没得手就被抓了个光天化日下的现行，多少有点恼羞成怒，一抬手抽出一把匕首，挺到了罗西北的眼皮子下面。罗西北一颤，乖乖地掏出钱包，递给小偷。

小偷愣了一下，一把抢过钱包，跑了。仿佛心有余悸的罗西北看着小偷的背影渐渐消失，表情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。

潘军收拾完办公室，又把茶沏上，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心想：他今天怎么迟到了？正思量着，罗西北拎着包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潘军赶紧迎上前去，接过罗西北的包，说道：“早啊，师父！”

罗西北一边脱外套一边回答道：“今天可不早了，这一路来得不容易啊！”

“怎么了？遇着什么事儿了？”潘军问。

“倒也没什么大事，先拐弯送了趟孩子到学校，今天他上学。结果从学校往书局来的路上，遇着个小偷。”

“小偷？您包让人掏了？”

“其实也不能算他掏的。他跟在我身后想下手，让我看见了也不跑，还拿刀跟我比画。”

“动刀？这不成当街明抢了吗？街上那么多人他就敢这么嚣张？”

“唉，可能是逼急了。我看这人的年纪大概也就二十岁出头，身上穿得破破烂烂，眼神也不像惯犯那么流气，脸上凶恶，拿刀子的手还在

哆嗦。他一这样我倒心软了，心想应该也是个可怜人吧。”

“给他了？师父，您这也太好心眼儿了。那后来警察就没管？”

“警察那是管事的主儿吗？等人都跑得没影了，晃晃悠悠来了两位，吹着警哨冲过来，围着我一顿审。我赔了半天笑脸，一个劲儿地说不追究不追究了，这才没让我去警察局里做笔录。要不然啊，中午你都别想见着我，这一天就算交代给他们了。”

“这也太不像话了！”潘军一副越听越气的样子，“这日本人也走了，国共内战也不打了，怎么天下倒不太平了？您说这乱到哪天算一站啊？”

罗西北摇摇头，说：“算了。你去资料室，把我上次检索出来的几本地方志拿过来，还有靠左边第二个柜子里的那两本老地图，也一起拿过来。”

“哎。”慷慨激昂的话题被晾在了一边，潘军的语气有点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，但他很快调整了情绪，又问道，“师父，绘制保定新地图的活儿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？我看这几本资料书，您都快翻烂了。”

“翻烂了也不管用。打了几年仗，资料烧得烧，丢得丢。现在省政府开始往咱们保定这儿搬了，没有张新地图肯定不行，可现实这个情况，难哪。”

“您别发愁，我最近没事再去转旧书摊儿，有合适的资料，一张纸片我都给您找回来。”

“嗯。新地图的事不能再拖了，这两天就准备开始实地测量吧。过几天，苦日子就该来了。”

“能跟着您学东西，再苦也值。从我进了印书局，您手把手教我，我都没忘。您喝口茶，先歇一会儿。我这就去资料室。”

潘军起身退了出去，随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罗西北轻轻松了口气，他端起桌上的茶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温度浓淡都正合适。潘军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，他禁不住这样想。

全书局上下没有不喜欢潘军的，嘴甜、勤快，还有眼力见儿，这样的人在哪儿都吃得开。可罗西北对他多少还是有些另眼相看，不是因为潘军一直鞍前马后地端茶倒水，而是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能沉下心学点真本事，跟当年的自己太像了。

测绘不是一门清闲的功夫，其中需要付出的精细和辛苦，外人根本无从得知，但罗西北喜欢。七年的时间，他用脚丈量了保定的大街小巷，可以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心中熟知的坐标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他另一份工作所必需的信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辛苦的工作有时候可以让他暂时忘记心中的秘密，让他觉得自己仅仅就是协生印书局的测绘部副主任，武霞和罗小天也是永远不会和他分开的家人。

家里的武霞抱着一堆丈夫换下来的脏衣服，走进厨房。她没有急着一股脑儿把衣服按到水盆里泡上，而是坐在马扎上开始翻检。从口袋里是否有遗漏的纸条钱币，到衣襟上每一块特别的污渍，她都检查得特别仔细。

丈夫罗西北显然不是个马虎大意的人，他换下来的衣服连张纸片都没留下过，最多裤脚溅上些泥点子，想来也都是他在外面东奔西跑丈量测算留下的印记。

今天的翻检也跟平常一样，衣服里没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七年了，一次都没有特别过。武霞知道自己和丈夫罗西北在一起，过得就是这样一种看似不特别的特别生活。或者说，这是一项特别的任务。

武霞第一次见到罗西北的照片，只用十秒钟就记住了这张脸——这不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一见钟情的刻骨铭心，而是一个特务对目标的过目不忘。

这不是武霞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但却是让她最焦灼的一次。

1939年9月，国民党军统局以“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”为名，在陕西汉中东郊十八里铺的陈家营招收学员，等学员毕业后，择成绩优秀者接受派遣任务，打入延安，收集中共高层情报。

武霞作为成绩突出者，本可以接受打入延安的计划，但上级特别将她调走，从此成为军统河北区的一员。很快，她接到通知，要潜伏在一个中共重要人物身边，伺机而动。

她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潜伏就是七年。她褪去了激情懵懂的青涩，披上了温柔贤淑的外衣，从一个姑娘变成了别人的妻子。而她潜伏监视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和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，罗西北。

尽管站长的指示是长期潜伏监视，但开始的一段时间，武霞总以为用不了几个月，她就能找到与罗西北接头的上级，进而将整个冀中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扫除。但罗西北按部就班的生活简直与常人没有任何两样，武霞也不得不按照提前安排好的剧本一步步演下去。谈恋爱、结婚，这些人生大事武霞都没有丝毫抗拒，她明白，这是执行任务必然要做出的牺牲。

直到孩子的降临，本来平稳的局势顿时掀起波澜。武霞很慌张，她毕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况且这是在执行任务，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，一切行动取舍都要服从组织安排。开始的时候，站长也曾有过让她打掉孩子的想法。可当武霞看到站长下命令时那冷酷的眼神，她第一次动摇了。她觉得肚子里这个未曾谋面的小家伙，占据了她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。

“我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下手。”武霞默默下定了决心。不管他的父亲是谁，忠于什么样的信仰，这个孩子流着自己的血，一定要保住他。

在黄耀安排她去医院的前一夜，武霞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丈夫罗西北。尽管这个家里装满了窃听器，但夫妻总能用最隐秘的方式互通彼此的心事。更何况武霞这种职业特务，她对怎么回避这个家里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驾轻就熟。

事后，站长对这次信息泄露表示极为不满。但武霞已经想好了说辞：“既然要真的与罗西北结为夫妻，长期潜伏在他身边，那么一切都得假戏真做。有哪对身体健康的夫妻不生孩子呢？要是结婚几年没有孩子，不免要引起罗西北的怀疑，到时候如果他坚持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局面更难控制。”

不管武霞的这套理论确实言之有理，还是形势所迫无法临时更换人选，她的儿子罗小天，就在这个“特别”的家庭里诞生了。

不过小天能安全顺利地出生，武霞在心里还感激两个人，那就是邻居邱立冬和老婆韩玉梅。这对保密局的特勤，也不是真正的夫妻，他们只是为了配合武霞，更好地执行潜伏监视罗西北的任务组建的假家庭。此外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们的作用也包括监视武霞。在军统干久了，大家早对这种互相监视习以为常了。在真真假假、变幻莫测的身份环境里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绝对忠诚的。

但这对假夫妻，似乎冥冥中成了罗小天的守护神。孩子几个月时需要的衣服、被褥甚至尿布，大多都是韩玉梅一针一线亲手做的。武霞坐月子的时候，韩玉梅更是忙前忙后地伺候。她烧得一手好菜，每天变着花样往武霞屋里端好吃的。

虽然为了不被罗西北识破，保密局给武霞安排了一对假父母武跃斌和刘小萍，但这两位都是保密局的老手，除了在罗西北面前装装样子瞒天过海之外，他们甚少关注武霞的生活，更不用说伺候月子这种累人的活儿了。

等到小天渐渐长大，邱立冬又成了他的玩伴。

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，武霞不敢让小天像别的小孩那样随便出门玩，她知道站长始终觉得这个孩子对执行任务是个障碍，她怕有一天那些看起来偶然的意外降临到小天身上。

开始，即便对邱立冬，武霞也并不完全放心，都是在保密局做事的，

谁也信不过谁。但时间终究还是慢慢消磨了她的戒心，而且邱立冬也似乎是真的很喜欢小天，可能孩子的天真可爱也是他漫长潜伏任务中的一点点安慰吧。有一年小天得了肺炎，正赶上罗西北去县里做实地测量，还是邱立冬大半夜抱着小天敲开了医院的大门，用了最先进的西药，才救回了罗小天的命。

想起过去那些难熬的日子，武霞禁不住轻轻叹了口气。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伴随着一声爽朗的招呼：“在家没？”

武霞放下手里的衣服，走过去开门。不用看，她知道来的正是韩玉梅，因为又到了她俩固定“聊家常”的时间了。按照站长的指示，武霞每天都要汇报罗西北的日常行动，而汇报的方式就是通过跟韩玉梅“聊家常”。

“怎么大礼拜天的家里这么冷清，就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干活啊？你家老罗呢？”韩玉梅嗓门不小，她一向给人热心大姐的印象，开朗爽快，口无遮拦。只有武霞知道这位大姐所说的每一句都是话里有话。

“老罗上班去了。现在世道这么乱，经济也不景气，他们印书局早都把周日的休息取消了。”

“哦。”韩玉梅点点头，接着又问道，“我看他今天早上出门比平时早，是书局有事吗？”

“不是，小天头一天上学，我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去学校，让他拐个弯送了一趟。出门的时候还看见你家老邱了呢，他回家没跟你说？”

“嗨，我家老邱你还不知道，别看跟你们能说，回家跟我多张嘴都犯懒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武霞低头一笑，心里暗想，哪是老邱不搭理你，是你瞅个空就去找自己的真丈夫，没工夫搭理老邱吧。

韩玉梅没看出武霞的心思，她习惯性地在屋里扫视了一圈，看见桌



子上放着韭菜和猪肉，便接着问道：“哟，买了肉了，这是要做好吃的啊？”

“是啊，晚上包饺子，今天是我家老罗的生日。”

“过生日不应该吃长寿面吗？怎么改饺子了？老罗想吃馅儿啊？”韩玉梅狡黠地一笑，抬眼看着武霞。

武霞当然知道韩玉梅所说的“馅儿”是什么意思，用食物传递情报，是特勤们再熟悉不过的手段。韩玉梅这么说一来是提醒她提防罗西北在饺子里动手脚，二来也是防备她暗中给罗西北勾搭连环。

对这样的怀疑，武霞已经习惯了，她知道韩玉梅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性格，而且她觉得清者自清，对自己坚守的信仰，她还是有信心的。所以面对韩玉梅明显的质疑，她既不慌张，也不生气：

“是小天想吃饺子了。老罗一听儿子想吃就什么都顺着，我看这爷儿俩一唱一和，也只能答应。再说了，我家老罗你也知道，啥都是吃现成的。他要进一回厨房，恨不能把房子都烧了，包饺子这么麻烦的事儿，我还是趁着他不在早早自己弄利索了好。和面的时候多放一碗，长寿面也就有了。”武霞一边说一边又走到厨房，坐在马扎上，抱起刚才没翻检完的衣服。

“你可真是保定府的贤妻。”韩玉梅觉得武霞的解释没什么问题，先松了一口气，但紧接着她的目光又落到了衣服上，“衣服翻这么仔细，没发现点老罗落在兜里的私房钱？”

“要说仔细，我还真比不上我们家老罗。可能他干的这份工作，把他磨成了一点马虎不得的性子了。他自己的东西从来都是归置得妥妥帖帖，往衣服兜里丢三落四的事儿根本没干过，我这么翻翻也就是以防万一。”

“嗨，你快别谦虚了，老罗做测绘需要仔细，你在面粉公司当会计就不仔细了？要不你们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呢，事儿都捋到头发丝那么细，能不好嘛！”

“玉梅！”正说着，屋外传来邱立冬的声音。韩玉梅琢磨了一下今天